

林評記

二十六

特56
3

大日本教育會館
二 九 函
三 架
四 號
五 册

第三卷函號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鄭世家第十二

明帝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交付

茅坤曰鄭介晉楚之間處兩國甚難而太史公於此亦多情可覽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

宣王五年。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屬京兆秦武公

二十三年。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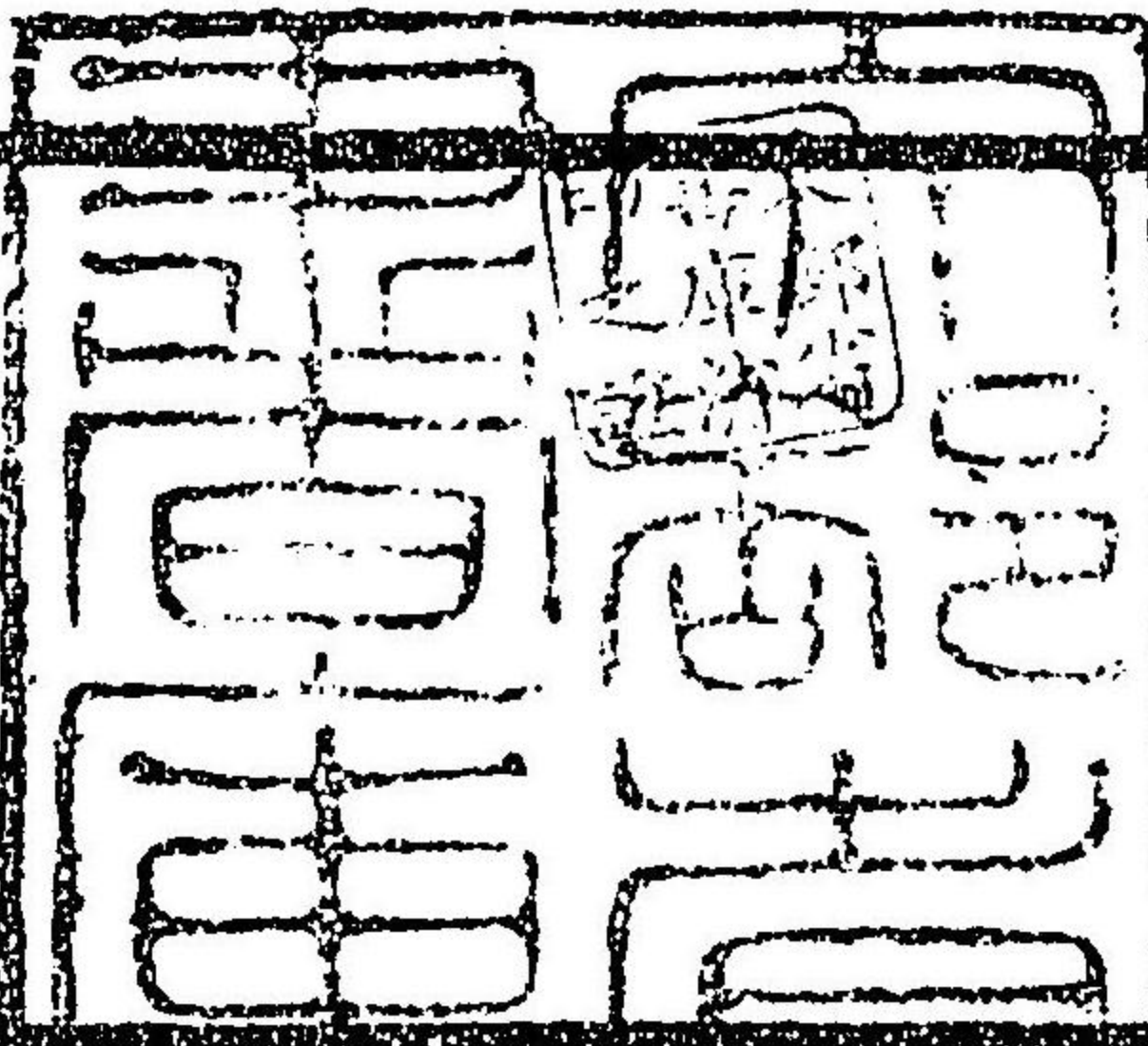
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

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虞翻曰周

太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維之東

會丁巳。平木。卷四十一。鄭世家。

參來館藏



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徐廣曰：虢在成臯，郟在密縣。駟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郟，姬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郟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虢郟之君貪而好

利。索隱曰：鄭語云：虢叔恃勢，郟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貪冒，是也。虢叔，文王弟，郟，姬姓之國也。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

虢郟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

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

吾欲居西方，何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為州，其說蓋異此。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

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

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

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

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姓姬氏，字子于。索隱曰：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大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故因以稱唐叔。虞，杜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其地阻險，以此

有德，與周衰竝，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

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郟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郟、密、緱、補、丹、依、嘑、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嘑、歷、華，君之土也。虞翻註皆依國語為記。竟國之

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

竟國之

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

竟國之

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

竟國之

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

竟國之

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

竟國之

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

竟國之

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

正義曰上求勿反下尸骨反是為武公案隱曰譙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

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

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武公十年娶申侯

女為夫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

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

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

太叔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

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

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在號太叔祭仲曰

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

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

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

走伐京人畔段段出走正義曰鄆音鳥古反

村多萬家舊作鄆音偃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

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

姜於城潁賈逵曰鄭地也誓言曰不至黃

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

母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賈逵曰潁谷鄭地正

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潁山

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為潁墟

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

增宛委餘篇云左傳鄭莊公寤生鬻姜氏遂惡之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杜氏註則云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何孟春曰子絕母非入理也鄭莊寤母城潁而為不及泉無相見之誓既而悔之理在人心有不可得亡者故於潁叔賜食舍肉之事遂有感焉考叔於此直就倫理論之違誓而歸順德其誰曰不然而必為泉陰以文其悖吾無取焉耳

王鑿曰此史遷文直事核處按左傳云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類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金履祥曰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嘗助曲沃伐翼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固有罪今其來朝與其進可也而桓王弗禮焉何哉

按公羊傳云初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太山諸侯皆從太山之下有湯沐之邑焉

按說苑云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辭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後伐齊太子忽復率師救齊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及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旣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索隱曰許之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近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

自救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中足是也此繙葛之戰在魯桓五年彌一作昧並音迷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索隱曰左氏作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祝冊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

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

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于亶為三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

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

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

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姑

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卿按曰有

寵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

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

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

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

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

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

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

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

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衷曰今潁州陽崔縣

索隱曰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

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

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

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遂居之諸侯聞

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

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

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

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

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

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

禮記寶曰父者子之天也夫婦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尊之非法也且命其督以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兵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夫以逃不義一舉而全二天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

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淺其謀而視其夫被戮以死誤矣

按左傳厲公出奔蔡

也。無諡號。子豐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豐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豐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豐無行。子豐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豐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豐。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豐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

按漢書五行志云：先是鄭厲公劫和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次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戮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茅坤曰：厲公之殺，非人情也。與漢高之戮丁公又一間矣。王維楨曰：甫瑕殺生賣國，何謂重德？

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

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索隱曰惠王

子子頹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出奔溫立弟頹為王六

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

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

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躋立

索隱曰躋音在接反系本云文公徙鄭宋忠云即新鄭也厲公初立四歲亡居

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

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

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姑南燕姓夢天與之蘭

賈逵曰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儵南燕祖以是為

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

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

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

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

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

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

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

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傳僖十四

帥師周襄王使伯備請滑索隱曰備音服左氏王

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備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

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

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擊鑑與之號公請器王予之爵則爵酒器非爵祿也故

按國語云晉公
子過鄭鄭文公
不禮叔詹諫不
聽曰君不禮焉
則請殺之諺曰
黍稷無成不能
為榮黍不為黍
不能蕃穰稷不
為稷不能蕃殖
所生不疑惟德
之基

按躋春秋作捷

又恐之恐一本
及左傳作怨論
文作怨

按左氏所謂瑕
者公子瑕也

日與左氏說異又恐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犇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瑕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僕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

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毋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

余有丁曰按左傳賣鄭者犯大乃秦人之戎鄭者增左傳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噉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車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晉敗之於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繆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徐廣日繆公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元年春楚獻龜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子公之食指動服虔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龜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子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其指於鼎嘗之

按謀先者先公為難也

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

按此視楚世家增數字尤佳

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怠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堯堉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

茅坤曰：晉救鄭而楚方解兵。鄭遂助楚。反擊晉。非情也。

按解揚能成君命。故著其地與字以傳之。

按齊悼惠王世家所載。吳楚反時。齊路中人夫既許三國而終達漢天子命。俾齊堅守與解揚之事相類。

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今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

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

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索隱曰：潰音秘，鄒本作弗，一作沸。左傳

扶味反。悼公元年，鄒公惡鄭於楚。徐廣曰：鄒音許，許公靈公也。

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音公遜反。訟不直，楚囚踰。

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

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

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

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

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樂書伐鄭。四年春，鄭患

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索隱曰：繻音

纏。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

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

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

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

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十里。古新鄭

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三月桃花水出，時會於鄭

溱洧水上，以自祓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鄭

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暉立。是為釐公。索

隱曰：暉音紆，粉反。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

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殺釐公。

茅坤曰：古之君亡于外而國人輒立君以絕敵，往往有之。

按鄒即許字，見考古圖。

按左氏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小而曰實沉臺駘為崇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賈逵曰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

增真德秀曰子產能知實沈臺駘為參汾之神可謂博物矣然推管侯之疾不歸之鬼而歸之飲食哀樂之間則可謂明理而非徒以博物者也晉侯知子產者耶

是困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遷實沉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困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

光緒曰此唐叔虞乃後為成王所滅者非下文邑姜所生

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
 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因帝堯之裔子所封
 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胄劉累者以豢龍事孔
 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
 或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
 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夏之墟為唐侯至周成
 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入于孫
 于杜謂之杜伯范氏所在周為唐杜氏地記云唐
 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
 里有唐城者以為唐舊國其季世曰唐叔虞日唐
 然則叔虞之封即此地也
 人之季世其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
 君曰叔虞日帝天也余命而子曰虞日武王也
 已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日武王也
 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為晉星
 主祀參參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
 為晉星

馮子曰昧為玄冥師

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

生允格臺駘

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

職宣汾洮

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障大澤

太原

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障其水也帝用嘉之國之

汾川

服虔曰帝顯頊也沈如虜黃實守其祀

今晉主汾川而滅之

賈逵曰四國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

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

菑祭之

服虔曰祭為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

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

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

光緒曰按左氏此篇之末尚有君子有四特及內官不及同姓兩段太史公奈何畧之大都史公喜傳而畧議論

茅坤曰子產執鄭國之政而兩朝晉

楚亦可見小國介乎強國之間事無可奈何者又曰子產當時善詞命惜也太史公遺之不及覽觀鄭之本末云

黃震曰按鄭小國介乎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則晉伐

至簡公兩新晉楚及子產為鄭國安靜者數十年賢之有益乎人國如此此鄭人哭其死如親戚而孔子亦泣為古之遺愛也按孔叢子云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珠珮婦人捨珠玉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按傳子產公孫僑發之子公孫僑非成公少子也

地言史記評林卷四十一 三十一 伯齊舍

王之疆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疆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

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疆侵奪

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曰括地志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鄭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滎水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云言不忌

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

子也為入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

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

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

杜預曰戚城南鐵丘正義曰括地志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

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

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

曾丁巳平水 卷四十一 鄭世家 十四 春秋左傳

伐鄭取九邑。二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

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

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

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

弟駘，是為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子駘，繻公或作繻。繻公十五年，韓

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

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折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故國邑也。

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

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

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

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年，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

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

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

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

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

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

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詩，號鄭獻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疏慶，伯服生囚，叔瞻尸聘，釐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盛。

蘇子古史曰：鄭之諸公，相武之後，惟莊公為賢，然其為入喜權而任數，相武之風衰焉，叔段之

亂，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

賢丁巳平木 卷四十一 鄭世家 十五 修水官

趙恒曰：言甫瑕以權利合而死於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乃其變也故變所從來亦多故矣是以君子寧為此不為彼

按淮南子云：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者，其罪惡誅則因狎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不忍于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丘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于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于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嗚呼！其伎心發于中，卒不可蓋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于亡。及晉悼三帥諸侯以弊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之暴不能加焉。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于子，子為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終

田中篤實 同校
長谷川敬直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三

吳興凌雅 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正義曰：中音仲。

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

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

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徐廣曰：或云臯

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臯狼，而徐廣云臯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

臯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臯狼，故云臯狼。臯狼生衡父。

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

正義曰：乘食證反，立四曰乘，兩與桃林。正義曰：括

曰匹，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

劉知幾曰：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紗俱屬，世家使君臣相雜，似于不可。楊慎曰：此敘氏族之自最為詳核。茅坤曰：趙世家次趙衰所由始及所由中絕與簡子所由與如畫而武靈王胡服以招騎，其所北卻林胡樓煩并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於以窺秦，可謂英武矣。惜也。不幸中阻，至于兩立公子分王其地，遂以沙丘宮悲夫。按約從以攻秦及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并平。

原君之事各見本傳故於世家不及
按造父御穆王見西王母此列子寓言耳

按劉氏外紀云徐子贏姓處漢池東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自號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時造父以善御幸于穆王為御幸驅綠耳之乘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偃號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周以救亂使御父告楚令伐徐徐敗走於城東山下百

姓隨之以前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歿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于此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

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盜驪驂騮騾耳獻之繆

王索隱曰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繆王使造

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穆天子

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

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

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而徐偃王反正義曰括

日池名在西域有何據乎而徐偃王反正義曰括

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

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弃於水濱孤獨

母有夫名鵠倉銜所弃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

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後

鵠倉臨歿生角而九尾實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偃王天破之時索隱曰譙周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

豈聞亂而獨長駢日行千里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

里平立言此事非實也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

父日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括地志

云千畝原在晉州岳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

陽縣北九十里也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

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

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

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求晉大早上之曰霍太山

為崇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

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皮氏縣耿鄉夙生其

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其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

本云公明生其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宜孟

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

此為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

曾丁巳平木

卷四十三趙世家

二 參來宿歲

余有丁曰按盾為
宜孟是衰前在晉
時未有子至翟始
生盾也同括三子
俱盾弟是還晉後
生者

王維禎曰趙衰賢
乃其妻亦賢其子
盾又若衰之賢經
曰刑于寡妻又曰
君子有穀貽孫子
詎不信哉

茅坤曰盾執國以
晉多難而欲立弟
雍非衰公之命不
可及其自為迎之
秦已而因太子母
所請後自為拒之
秦太子夷臯雖得
立焉知其不與盾
相猜忌乎而異日
嗾秦之亂其所從
來遠矣以臣之益
專輔君之益驕而
又驟諫焉悲夫

茅坤曰靈公之懼
盾未必不自易太
子時起

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
從翟伐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
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
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
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索隱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鴈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原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二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

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肺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

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晉世家互看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

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

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

歌盾上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

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

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

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

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

懲辜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

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

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

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趙朔不肯曰

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

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

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

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

胡不歿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

即女也吾徐歿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

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

邵寶曰名之弑賊則人得而討之晉之亂雖有為與而其詞則然亦可畏也春秋成而亂賊懼者以此夫君子嘗斷斯獄矣臣弑

君凡在官者殺死赦未聞追族其子孫者董狐之書一國之斧鉞也當其時失賊不誅至于再世乃致之族謂之何哉

余有丁曰按左傳無屠岸賈事止以嬰齊通于莊姬故莊姬親于成公而藥卻徵之遂族滅

按考要云同括歿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關岸賈未知史遷何據

王維楨曰兒置務中無聲豈非天欲興趙宗哉
茅坤曰此時孤兒在何處程嬰何計以出之也

按趙氏真孤乃反在一句截住喚醒有力
按始則母置之綺中既則友匿之山中至是君亦匿之官中太史公詳著之所以其岸賈之惡也

陳寔曰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官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程

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官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

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贏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官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

嬰杵臼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文高簡且其所載以武復田為重故謹敘其後而不取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官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官與武之生有嬰杵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敘本末故特詳者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

何孟春曰嬰之自殺為成者有知也成者誠有知趙武後來之事宜無不知而俟我報乎如其無知也而我何報乎蓋趙武之事嬰杵共之今日事成嬰亦不忍獨生耳知不非所計也

夫人生亦大矣古人不肯入一死如此其心不苟安一日之生如此王維楨曰嬰之成過矣孟子所謂可以無死者也按杵臼初謂嬰曰胡不死嬰應之曰吾徐死於此是杵臼與嬰約謂先死今趙武既立嬰之難事畢矣死報杵臼踐約也奚復為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趙世家

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及趙武說立趙武事者註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

然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景叔

趙世家 卷一百一十五 趙世家 六 參來館藏

王維楨曰晏嬰知齊後事叔向知晉後事乃不為國謀而私相料乎按晉世家所載叔向對晏子之語與此文不同二子語詳左氏傳昭公二年

楊慎曰事涉詭怪而文奇

康海曰夢固怪矣而當道者證之尤怪也當道之言固符矣而子卿相之尤符也事若可駭而文自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齊世家

名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昭曰安于。簡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索

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索

曰。二子。秦大夫。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

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

老而歿。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籍。籍錄也。謂秦識於是出

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

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

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

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

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

曾丁巳平水 卷之三 趙世家 參來官

夢然實以殺騾
得士簡子之仁
有足多者

光緒曰藏寶符
事與檀弓相類
檀弓云石駝仲
卒无適子有庶
子六人上所以
為后者曰沐浴
佩玉則此五人者
皆沐浴佩玉而
子曰孰有執親
之喪而沐浴佩
玉者乎不沐浴
佩玉石祁子兆
衛人以龜為有
知夫人徒知沐
浴佩玉為兆而
不知不沐浴佩
玉為兆也徒知
藏寶符山為符
而不知從常山
取代之為符也
按此與楚共王
埋璧于室內意

茅坤曰此雄心至
武靈王始遂

余有丁曰按范中
行氏因邯鄲午而
作亂其說見下此
先言之誤

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

胡服正義曰今時服也廢除裘裳也并二國於翟正義曰武靈王

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

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

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

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卹

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

賤翟婢也奚道賢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賢自

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

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

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

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

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岷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

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後

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

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晉

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午許諾

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

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

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遂殺午趙

稷涉賔以邯鄲反服虔曰午宗親也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

曾丁巳平木 卷之三 趙世家 參長官

日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索隱曰：系荀寅范吉射之姻。

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

林父，林父生宣伯，庚生獻伯，偃生穆伯，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

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

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宣叔生吉射也。不肯助秦而謀作亂。

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

為范氏，又中行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為中行，因號中行氏。元與智氏同承襲逝遨，姓荀氏。鞅

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

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逐吉射以范臯

釋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晉侯曰：躒，智文子

○索隱曰：系本云：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

伯瑤，君命大臣始亂者。今三臣始亂。賈逵曰：伯瑤，范中行

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

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

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

悉。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吉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為

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正義曰：按趙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為請

得入絳。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

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

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

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

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

按說苑云孔子曰良藥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諤諤而亡君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女其言可立而待

余有丁曰威字世家皆作宿此獨作威為是

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聩于衛衛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杜預云戚晉定公二十一年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

按說苑云趙簡子以襄子為后董安于問之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刃尊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

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吉射也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歿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併

刺入哉處十月
襄子擊敗知伯
漆其首以為飲
器

余有丁曰此文與
左傳同但事在晉
定公三十七年襄
子服簡子喪時今
日出公十七年及
上文簡子除喪俱
重複舛誤

邵賢曰代國夫人
為國拒賊不知有
弟也弟而伐姊之
國弟道亡矣所恨
者夫人不能為孫
翊之妻之為耳故
摩筭以代代人憐
之而程子獨論其
拒戰為是

按呂氏春秋云
簡子病召太子
而告之曰我死

已葬服哀而上
夏屋之山以壘
太子敬諾簡子
歿已葬服衰襄
子于上夏屋以
壘代俗其樂甚
美于是襄子曰
先君心以此教
之也乃以其女
弟妻代君襄子
遂謁而請觴之
先令舞者置兵
其羽中數百人
先具大金斗代
君至酒酣反斗
而擊之盡殺其
從者因迎其妻
其妻聞之遂摩
筭以自刺故趙
氏至今有摩筭
之山

上氣成

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

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

子三十五年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

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以下至問襄子降喪食

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脫誤在此耳

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傳云哀公二十年簡子

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

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減祭饌及問

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

簡子除三年之喪服暮而已按簡子歿及使吳年

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

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

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

母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夏屋與勾注

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

外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正義曰料音

柄取斟水器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

代王徐廣曰各一作維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

泣而呼天摩筭自殺代人憐之所歿地名之為摩

筭之山正義曰筭今魯也括地志云摩筭山一名

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

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

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遂以代封伯魯

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歿

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

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

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歿知伯乃立昭公會孫

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知伯

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

修來官裁

晉定公已平木

趙世家

三

修來官裁

黃震曰按簡子夢至帝所襄子得雀
大山朱書將與之
禎祥也孝成王夢
乘龍上天而墜將
亡之妖孽也

趙都離子曰智伯
圍趙襄子于晉陽
使人謂其守曰若
能以城降吾當使
若子及孫世世保
之守者對曰昔者
中牟之郭圯有蛟
蟻墮于河沫擁之
以旋翅拍拍聲見

而憐之游而負之
及陸謂蠶曰吾與
子百年无相忘也
蠶振羽大吟曰若
冬春之不知也而
能百年无忘我乎
今晉國惟无人而
壅女以天盈盈而
恃之是壅禍也壅
禍時盈以蠶尾于
人天實厭之晉陽
朝於女必夕夕必
予不寒猶及見之
其何有於子及孫
是夕智伯為韓魏
所殺

按韓非子云趙
襄子賞有功者
五人高赫為賞
首孔子聞之曰
善賞哉襄子賞
一人而天下為
人臣者莫敢失
禮

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

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七里

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

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母卹原過既至

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

卹余霍泰山與前霍泰山為崇峻也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

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

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

鬚麋毳顛大膺大胃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脩或作

隨界一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鄒栢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

流嵐勝二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陌自河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

南伐晉別正義曰趙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正義曰亦戎國

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

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正義曰何休云八尺曰版城中懸釜而

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

作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應前

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

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

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

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

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過祠今

王維楨曰趙襄子
會子不立立其姪
之子以念元不立
之故仁義人也
吳寬曰襄子賢子
吳餘昧多矣

吳寬曰桓子有愧
于吳季札多矣

黃震曰按烈侯好
音欲賜歌者田各
萬畝得牛畜荀欣
徐越三子而止歌
者田然則中主寧
有常好而賢者之
能變化氣質功亦
大矣願恐戰國之
言多誇爾

在霍山 其後娶空同氏

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蕭州福祿縣東南六十

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

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肯立子且必欲

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

浣立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起即襄子之子不云伯魯

也魯非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

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

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

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鄆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潞水之

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鄭即相州

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襄子弟栢子逐獻侯自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一年卒國人曰栢子

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

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相公之子相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

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相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誰氏子孫徐廣云西周相公

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

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

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

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

愛可以賚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賚之則否烈侯曰

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

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

言丁巳平木 卷百三 趙世家 一 參末官裁

增蘇軾曰公仲可謂賢相也猶不去止歌者之田必待牛畜荀欣徐越而後止進賢之功可少哉

按公仲進三士而止歌者之田有古大臣之風而烈侯能用其言趙之興也固宜

揚維禎曰烈侯用三士而一旦易其音聲之嗜三士者亦賢矣就其才第之越節財儉用晏嬰之徒歟欣舉賢能管夷吾之徒歟肅談仁義其又孟軻之徒歟雖然談

仁義者未聞于君王豈烈侯不足與言仁義歟抑畜之談仁義者非孟軻之仁義也非孟軻之仁義則趙之不強于天下也亦宜

余有丁曰按此靈丘齊地非代郡之靈丘

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

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

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謂公仲

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

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

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

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

以王道烈侯道然正義曰道音由古字與攸同言者出攸攸氣

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

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

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

史周官秦因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九年烈侯卒

弟武公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武公十三

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

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

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于

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正義曰兔臺剛平以侵衛

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

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八年

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畱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

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畱外黃城非隨所別也

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是。十一年魏韓

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邑也。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

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

為相。徐廣曰：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衛敗我蔭。正義曰：蔭一作成。

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

年代齊于鄆。正義曰：濮州鄆城縣是也。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

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

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徐廣云：長杜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圍魏惠

南至長杜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

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

有長城。綠河經太山千餘里。郿邪入海。與韓攻周。

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云：史

紀周顯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子班於鞏。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

鞏伯。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濟州東

阿縣。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

也。正義曰：蓋在石梁。正義曰：少梁十二年秦攻魏。魏少梁。正義曰：少梁

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

國伐魏。魏少梁虜其太子。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

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

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

按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

正義之說已出
上文皮牢註此
重出宜刪

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

日端氏澤州縣也。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

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

里按皮牢當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兗州在澮之側。

即古厥與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國也。

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充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理志云瀛

州屬河間趙分也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按燕趙即此也。

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

可為椽登飭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椽

也屋相之兩頭起者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二十一年魏圍

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

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二十

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

五年成侯卒公子緜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肅侯名語。

緜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

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

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更名華陰今屬華州。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

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曰蓋在河北也。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

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

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

唐順之曰蘇秦說趙肅侯為從首以擯秦何以不書

按自此以上如曰晉大夫稍疆曰晉政卒歸趙韓魏之后曰晉政將歸六卿曰晉公室由此益弱曰簡子懷晉人曰趙名晉卿實專晉權曰趙疆於韓魏曰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曰魏韓趙共滅晉曰與韓魏分晉曰奪晉君端氏此篇中關鍵須冷韓魏兩世家參看方得

晉丁巳平水 卷之三 趙世家

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孟縣西有白鹿山魏出自大

戊午扣馬曰。呂忱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蕭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

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拔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之却為魏今趙圍之矣。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十八年

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

三年韓舉與齊魏戰。徐廣曰歿于桑丘。地理志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

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于武靈王立。名雍曰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

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曰在縣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

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賢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二年城鄙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

日蓋在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

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

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

按此趙王矯五國之失

茅坤曰兵家以水灌城未聞決水灌軍也豈即韓信秦沙意乎

將軍英太原有中都 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

為臣十一年主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

年亦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

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為燕王雖

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

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十

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楚魏

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

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

熒熒兮顏若茗之榮慕母遂曰陵茗之草其華紫

茗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似瑩豆而細葉似蒺藜

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又本草

經云陵茗生下濕水中七八月生華命乎命乎曾

無我羸慕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

也言世象名其美好曾無我好異日王飲酒樂數

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

羸方言曰娃美也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

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

胄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舜後封虞在河

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孟姚

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孟姚

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

正義曰本戰國時趙邑戰國策云為野臺徐廣

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野臺徐廣

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名以望齊中

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臄

而歿徐廣曰一作絕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

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

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

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州縣也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

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西河側之山名也召樓緩謀曰我

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淦之險立

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正義曰即林胡也於荏而功未

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

又得郡之高陽鄴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

有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

也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煩即

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趙邑邊也秦隔河也而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並趙西境也

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

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

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

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

曰寵者寵也通達理也此為人臣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賢寵也有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為

也達理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

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盡世間不見補民益

王之忠臣也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服用力少而功多

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往古謂趙

簡子襄子也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

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譴累也有獨智之慮者

增李廷機曰文最

之意與漢高弱冠

之意同

增陸深曰詞藻爛

然可誦然不足法

也六朝人不善學

之故流為對偶之

病而文無氣矣

按魏國策作窮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任驚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放慢之民怨望也。今吾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

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

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

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

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

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

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

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綰

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

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

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今寡

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

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

而行政先信於賢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

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玄云止至也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按出猶成也事成功立然

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

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賢戚者名不累

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綰謁之叔。索隱

曰絕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

按絕處云舞有苗謂舜不用兵而舞千羽亦異于俗禹之袒裸亦非中國之禮也

劉子昭云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而解下裳墨子見荆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適性隨時所好也

康海曰胡服則非而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董份曰兄弟字必誤徐作元夷亦未安

董份曰謁之句

康海曰自中國至行也以周官大司徒文

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幼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

按鮑彪云。甌越即漢東甌閩粵。

田汝成曰。大吳一作大我。

董份曰。儒者一師。且俗之同也。中國同禮。宜教之合也。然禮異而教離。則禮不足恃。而治无常法也。茅坤曰。予揣摩或靈王之胡服。其所

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甌越

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正義曰。按屬南越。故言甌越也。

輿地志云。交州。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禺。吾之西南。越及甌駱。皆

芋姓也。世本云。越芋。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姓也。與楚同祖。是也。

雕文。謂刻其肌。却冠。秫紬。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紬。以青丹涅之。紬。亦縫紉之別名也。鉢

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紬。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鮮。冠。黎。縹也。大

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

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

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

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

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

明告族臣者曰將以伐中山卻林胡樓煩也觀其異日胡服西北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覺耳不然武靈王因而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董份曰無舟楫將何以守者反言也變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如此

唐順之曰趙鞅无恤不列為諸侯故武靈王尚稱簡主襄主不得以子孫加其先世也

李廷機曰騎射之備三句此武靈王變胡服本意

許應元曰禮莫大於承先故開欲簡襄之意順先王之志而服從然而胡服非訓也不胡服未嘗不可強國騎射

按淮南子云趙武靈王目帶鸚鵡而朝趙國化之

王世貞曰趙武靈胡夏服而強魏孝文夏胡服而弱雖然寧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之

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

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洛津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

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

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

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

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

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

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諸

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

地係累吾民正義曰係累上音計下力追反引水圍鄣微社稷之

神靈則部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

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

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

之名以忘部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

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

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

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

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母

胡服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

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

曾丁巳平木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趙世家 二十一 參來官藏

不善求強沙丘之禍天實報之以悖倫矣

李廷機曰反古之說皆鈞金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辨言亂舊政也

董份曰鄒魯達掖儒衣也何以謂之奇服註謬甚所云二奇字皆奇邪之意言服奇志淫則鄒魯儒服不奇者豈無二奇邪之行哉蓋當時鄒魯之服雖儒而斷斷衰亂奇行實多故也

錢福曰商君傳與此多同以所不載者二禮諫詞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紀載與此所錄固不能無混然

商傳文法古簡以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辨難之詞亦間采其數語

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服非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

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

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年。王畧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蔓葭。縣名在中山也。西

畧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

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

代相趙固。王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為

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

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

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

陘。上黨有閼與。○正義曰與音與。陘音荆。陘。陘。山

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代。趙之

兵與諸軍向并陘之側。其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

攻取丹丘華。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

鮑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固不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其不救於敗哉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鈞金一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辨言亂舊政者也而史元譏故備論之

按習學記言云武靈王胡服經營天下因於吳娃
茅坤曰太史公到此却點出武靈王雄心之所以然

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

按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以在常山郡也

丹丘正義曰蓋邢華陽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

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

塞正義曰上昌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鳴一作鴻

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

誤王軍取部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

南三十五里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

五里邑因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

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

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

後娃子何寵衰憐故太使周招胡服傳王子何二十

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

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

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

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

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

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

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己而怪其

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

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

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徐廣曰

相封平原為一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

曾丁巳平水 卷四三趙世家 二二五 參來館藏

於西河而致其兵。二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

曰在上郡。正義曰：起靈壽。徐廣曰：北地方從代。今延州膚施縣也。

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

代安陽君。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地志云：東安陽縣屬代郡。

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

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

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

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

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

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

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

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

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

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

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

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

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盡傳何為王，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於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立見傳王無變，今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我不愧之，若荀息也。

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

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

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

唐順之曰：亂人之國往往中此情弊。

按此即里克荀息之言。

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卽下文高信也。公事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王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日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

增揚誠齋曰：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

武命其子見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際一開四父子皆及于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際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也。

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矣。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

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奔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宮閉藏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

章歿。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

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馘而食之。其母

遂曰：馘，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馘。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

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

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

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

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

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

無此十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

屬涿郡。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鄭音莫。

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

下。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在南河魯陽關。按汝州魯山縣古穀陽縣。及十年，秦自置

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

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

所據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榆次縣

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

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吳娃女，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毅

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齊在

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文為得。蓋此年同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與秦會

中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陽故縣在汾州偃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

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

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

秦

秦

秦

秦

楊慎曰：趙主父沙丘之禍，既已詳敘，顛末而於其後，又括其要而論之，亦一例也。
凌約言曰：以主父之賢，乃以私嬖，故太史公深惜之。

增張洲曰蘇厲止趙伐齊不首言齊而論秦之害與秦則不利與齊則利此固縱橫家之常談而詞旨橫俛論說精深學士家亦當備心

增許應元曰秦豈愛趙憎齊哉直欲兩斃之耳故陽收其名而陰制其利

增鮑彪曰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為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非愛趙也正義曰實欲伐空虛之韓

增歸有光曰提關國東作扞關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關非關名也增張洲曰此段言秦之害以見秦之不可與是以善揚之為不當伐齊之根本

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以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飲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索隱曰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於韓其趙也秦趙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為

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亾今齊久伐而韓必亾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亾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亾三川正義曰河南之間魏亾晉國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歛滅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滅三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百里趙國在中間也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正義曰延等州也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

增歸有光曰此雖以秦之揭趙劫之然天下大勢必至於此非若橫人徒以虛聲桐喝諸侯者

光緒曰後志余城臨卷有崑山正義云崑岡在正置國東北出於國東北出王按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故號玉所出曰崑崙

增張洲曰此段言齊之兵力足以制秦而此趙以見齊之當與是以利誘之正言齊不當伐

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勾注之

南正義曰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也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正義曰言秦踰勾注

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曰言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犬不東入趙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又伐

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王為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天下

屬行以謀王也正義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地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

正義曰謂秦齊韓魏燕三分趙之地也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

正義曰齊王以身從趙王之患也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言廢帝也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哀

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搖柔一作平柔○正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曰高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

反豎分先俞於趙徐廣曰一作王公豎音胡鼎反○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豎音邢分字誤

當作山字耳括地志云勾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戍郭注云西陘即鴈門山也按西先聲相近蓋陘山西陘二山之地遠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

齊之事王宜為上伎索隱曰伎猶行也而今乃抵臯正義曰謂共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

光緒曰二必字與不敢自必相

呼應更與上文
必出於此必至
於此二必字昭
音利害自明

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

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

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服國所都也樂平城

治縣東昔陽城服姓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治縣城也取之杜預曰樂平治

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

會城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七國時魏邑漢邯鄲會城而秦怨趙不與已擊

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

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王再之衛

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

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再之衛東陽伐魏氏也伐魏氏大

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

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

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一

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

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

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云

戰國策云秦敗闕與及攻魏幾按幾不能取十二

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路之間也月廉頗將攻魏房子

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

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索隱曰燕周趙人

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

曾丁巳平木 卷四十三 趙世家 三十一 參來官裁

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司馬彪云華陽亭

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

東胡歐代地正義曰今營州也○索隱曰蓋東胡

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

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

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罷城北九

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

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二十九年秦韓

相攻而圍閼與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

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閼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

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

為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

括地志云馬服山在邯鄲縣西北十里也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

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

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

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正義曰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名也兵乃

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太后不肯大

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

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

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

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而恐太后體

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

王維楨曰此一段敘事如身于其時者安得不動入且

楊循吉曰左師觸龍言長安君為質損去戰國數字便高

余有丁曰按此是惠文王后吳娃已前王父成東說近是

增黃洪憲曰說苑云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左師觸龍者詭諛不正荀子云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矣并此左師觸龍是有三觸龍二詭而一忠又二觸龍俱為左師亦奇事也

董份曰不以少子不足以發問開端最妙

按媼字春秋俱作太后

增茅坤曰愛燕后語微詞諷諫不激不隨卒能有濟宜矣

唐順之曰鄴侯說德宗無廢太子亦得此意
鮑彪曰觸龍諫殺從容納說而取成
功與夫強諫於廷
怒罵于坐髮上衝
冠自待必死者力
少而功倍矣

許應元曰程子釋易納約自備曰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亦然

按戰國策載燕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因陳翠愛少子之說而

行索隱曰東哲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姓嬴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姓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夢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姓年二十八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

曰食得母衰乎曰侍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

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

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

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

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

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

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

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

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

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

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

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

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

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

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蓋哉位尊而無功

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

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

許與趙太后愛少子事相類

楊慎曰既載左師觸龍之言而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

王維楨曰况于子言他人之子也予字非

陸粲曰馮亭嫁禍于趙而趙豹識之其君臣和之
增陳懿典曰秦之可餌上黨不可受趙豹虞卿類能言之而未為韓趙諸國畫百年長計者王之不聽姑置勿論長平之役不使廉頗而使趙括卒墮應侯反間之計其愚不尤其聽馮亭之狙詐哉人言長平之敗不獨馮亭狙詐之罪則原君實為之愚則曰邯鄲之愚不在平原之聽馮亭而在趙王之用趙括

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憂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

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

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特無功之尊無勞之

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正義曰括

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

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

四十一里爾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汝

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

年主夢衣偏袷之衣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袷衣縫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

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袷之衣者殘也乘

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

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

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

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

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

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

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

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

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

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

按上乘倍戰皆指韓

陳沂曰君臣同聲得禍宜矣孰謂趙勝之果賢乎

鮑彪曰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皆于利

也勝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于一言而喪邦歟故為邦者以遠侯為急

凌約言曰戰國策中太守凡五言之决非衍當時已有以稱矣

之於疆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

田之徐廣曰一無是字。正義曰秦蠶食韓氏國中斷不通。夫牛耕田種穀至秋則收之成熟

之義也。言秦伐韓上黨勝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冀收穫矣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

入河洛軍擊蠶食上黨勝者正義曰乘承證反蠶食桑葉漸進必

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

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裂上國之地正義

也。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

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

七幣吾國。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此大利也。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

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

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

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

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

太守。正義曰兩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守衍字也。千戶都三封。

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二級。吏民能相安。

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

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

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

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於長平宗族由是

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

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廉頗將軍

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曾丁巳平水。卷之三趙世家。三十五。修來館藏。

洪邁曰秦以白起
易王齧而趙乃以
括代廉頗不待于
戰而勝負之形見
矣

地言史記言本 卷四十三 趙世家

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三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

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

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河間有武垣在九年

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徐廣曰武垣縣本屬涿郡

又曰武垣此時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衆反燕

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八

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

來救。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

其文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錯誤

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冀五月拔

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

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齧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齧從唐拔寧新中

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縣也年表太子死。徐廣曰韓魏楚救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

日。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平。索隱曰趙太子也史失名

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父趙大夫名祺。正義曰趙見秦拔西周故令徒父祺將兵出

也。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縣上

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收其地十二年

邯鄲燬燒。徐廣曰燬廐之名音膾也。○索隱曰燬積藹之處為火所燒也十四

年平原君趙勝死。索隱曰年表十五年十五年以尉文封

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

以封廉頗也。古文質畧文省耳。○正義曰尉文蓋蔚州地也。信平廉頗號也。言篤信而平和也。燕

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

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

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

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

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

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

栗腹將而攻鄣卿秦將而攻代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廉頗

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正義曰三人皆燕將姓名十六

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

也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

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徐廣曰代郡有延陵

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徐廣曰在太原十九年趙與燕

易土索隱曰音亦謂與燕換易縣也以龍兌正義曰括地志云北

南城縣西南二十里按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

龍山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

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徐廣曰汾門在北新

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

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激南出解石城臨

井蓋汾字誤也遂城及永樂安新城縣地也臨

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正正義曰括地志與燕

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正正義曰括地志

西北五平舒徐廣曰平舒在代郡正正義曰括地

十里志云故平舒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九

里也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

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頓丘正正義曰括地志云

曾丁巳平末卷四十三趙世家三十一

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

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

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謂行大備之禮

也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

十里相州汾陰縣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山按中牟山之側時二邑皆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

也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

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李牧拔

之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正義曰泄鈞人姓名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

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

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

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正義曰輿地理志云平都縣在今新興郡與陽周縣

相近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

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義曰按太子即

春平城韓臯二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

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

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國

時屬齊戰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正義曰傅音付抵音邸趙將姓名

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貝州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

外河南岸魏州六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

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

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

會丁巳平木 卷四十三 趙世家 三十八 參水官載

按泄鈞為春平君說秦遣歸春平君春平君者趙太子也

茅坤曰是時從已解而龐煖何以能率趙楚魏燕之師以攻秦

王之變遷之無
行足以亡其國
戒深矣

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
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岸賈矯誅韓厥立
武寶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翟大靈歌處女
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頗牧不用王遷囚虜
蘇子古史曰趙於戰國強也非大失計未遽亡
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
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
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
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
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
莫肯救趙三失矣由此觀之非秦獨
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三終

田中篤實同校
本多政辰

